大智度論/卷09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大智度論

◀上一卷

卷098

下一卷▶

大智度論釋薩陀波崙品第八十八之餘(卷第九十八)

龍樹菩薩造

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

◎【經】

「是時，十方諸佛安慰薩陀波崙菩薩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我等本行菩薩道時，求般若波羅蜜，得是諸三昧，亦如汝今所得。我等得是諸三昧，善入般若波羅蜜，成就方便力，住阿鞞跋致地。我等觀是諸三昧性，不見有法出三昧、入三昧者，亦不見行佛道者，亦不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。善男子！是名般若波羅蜜，所謂不念有是諸法。善男子！我等於無所念法中住，得是金色身、丈六光明、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、不可思議智慧、無上戒、無上三昧、無上智慧，一切功德皆悉具足。一切功德具足故，佛尚不能取相說盡，何況聲聞、辟支佛及諸餘人！以是故，善男子！於是佛法中，倍應恭敬愛念，生清淨心；於善知識中，應生如佛想。何以故？為善知識守護故，菩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

「是時，薩陀波崙菩薩白十方諸佛言：『何等是我善知識所應親近供養者？』

「十方諸佛告薩陀波崙菩薩言：『汝善男子！曇無竭菩薩世世教化成就汝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曇無竭菩薩守護汝，教汝般若波羅蜜、方便力，是汝善知識。汝供養曇無竭菩薩，若一劫、若二劫、若三劫，乃至過百千劫，頂戴恭敬；以一切樂具，三千世界中所有妙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盡以供養，未能報須臾之恩。何以故？曇無竭菩薩摩訶薩因緣故，令汝得如是等諸三昧，得般若波羅蜜、方便力。』諸佛如是教化安慰薩陀波崙菩薩，令歡喜已，忽然不現。」

◎

◎「是時，薩陀波崙菩薩從三昧起已，不復見佛，作是念：『是諸佛從何所來？去至何所？』不見諸佛故，復惆悵不樂：『誰斷我疑？』復作是念：『曇無竭菩薩久遠已來，常行般若波羅蜜，得方便力及諸陀羅尼，於菩薩法中得自在，多供養過去諸佛，世世為我師，常利益我，我當問曇無竭菩薩，諸佛從何所來？去至何所？』

「爾時，薩陀波崙菩薩於曇無竭菩薩生恭敬、愛樂、尊重心，作是念：『我當以何供養曇無竭菩薩？今我貧窮，無華香、瓔珞、燒香、澤香、衣服、幡蓋、金、銀、真珠、琉璃、頗梨、珊瑚、虎珀——無有如是等物可以供養般若波羅蜜及說法師曇無竭菩薩。我法不應空往曇無竭菩薩所，我若空往，喜悅心不生。我當賣身得財，為般若波羅蜜故，供養法師曇無竭菩薩。何以故？我世世喪身無數，無始生死中或死、或賣，或為欲因緣故，世世在地獄中受無量苦惱，未曾為清淨法故、為供養說法師故喪身。』

「是時，薩陀波崙菩薩中道入一大城，至市肆上，高聲唱言：『誰欲須人？誰欲須人？誰欲買人？』

「爾時，惡魔作是念：『是薩陀波崙愛法故，自欲賣身，為般若波羅蜜故，供養曇無竭菩薩，當得正問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」當得多聞具足，如大海水，是時不可沮壞，得具足一切功德，饒益諸菩薩摩訶薩；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，過我境界，亦教餘人出我境界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我今當壞其事！』爾時，惡魔隱蔽諸婆羅門、居士，令不聞其自賣聲；除一長者女，魔不能蔽。

「爾時，薩陀波崙賣身不售，憂愁啼哭，在一面立，涕泣而言：『我為大罪，賣身不售。我自賣身，為般若波羅蜜故，供養曇無竭菩薩。』

「爾時，釋提桓因作是念：『是薩陀波崙菩薩愛法自賣其身，為般若波羅蜜故，欲供養曇無竭菩薩。我當試之，知是善男子實以深心愛法故，捨是身不？』是時，釋提桓因化作婆羅門身，在薩陀波崙菩薩邊行，問言：『汝善男子！何以憂愁啼哭，顏色焦悴，在一面立？』

「答言：『婆羅門！我愛敬法，欲自賣身為般若波羅蜜故，欲供養曇無竭菩薩。今我賣身，無有買者，自念薄福，無財寶物，欲自賣身，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菩薩，而無買者。』

「爾時，婆羅門語薩陀波崙菩薩言：『善男子！我不須人，我今欲祠天，當須人心、人血、人髓，汝能賣與我不？』

「爾時，薩陀波崙菩薩作是念：『我得大利，得第一利！我今便為具足般若波羅蜜方便力，得是買心、血、髓者！』是時，心大歡喜，悅樂無憂；以柔和心，語婆羅門言：『汝所須者，我盡與汝！』

「婆羅門言：『善男子！汝須何價？』

「答言：『隨汝意與我！』即時，薩陀波崙右手執利刀，刺左臂出血，割右髀肉，復欲破骨出髓。

「時有一長者女，在閣上遙見薩陀波崙菩薩自割身體、不惜壽命，作是念：『是善男子何因緣故，困苦其身？我當往問。』長者女即下閣，到薩陀波崙所，問言：『善男子！何因緣困苦其身？用是心、血、髓，作何等？』

「薩陀波崙答言：『賣與婆羅門，為般若波羅蜜故，供養曇無竭菩薩。』

「長者女言：『善男子！作是賣身，欲自出心、血、髓，欲供養曇無竭菩薩，得何等功德利益？』

「薩陀波崙答言：『善女人！是人善學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，是人當為我說菩薩所應作、菩薩所應行道。我學是法、學是道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，為眾生作依止；當得金色身、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、大光、無量明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，四無所畏，佛十力、四無礙智、十八不共法，六神通，不可思議清淨戒、禪定、智慧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於諸法中得無礙一切知見；以無上法寶分布與一切眾生。如是等諸功德利，我當從彼得之。』

「是時，長者女聞是上妙佛法，即大歡喜，心驚毛豎，語薩陀波崙菩薩言：『善男子！甚希有！汝所說者，微妙難值！為是一一功德法故，應捨如恒河沙等身。何以故？汝所說者，甚大微妙！汝善男子！汝今所須，盡當相與——金、銀、真珠、琉璃、頗梨、虎珀、珊瑚等諸珍寶物，及華香、瓔珞、塗香、燒香、幡蓋、衣服、伎樂等供養之具，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菩薩。汝善男子！莫自困苦其身！我亦欲往曇無竭菩薩所，共汝植諸善根，為得如是微妙法，如汝所說故。』

「爾時，釋提桓因即復本身，讚薩陀波崙菩薩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堅受是事，其心不動。諸過去佛行菩薩道時，亦如是求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！我實不用人心、血、髓，但來相試；汝願何等，我當相與。』

「薩陀波崙言：『與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！』

「釋提桓因言：『此非我力所辦，是諸佛境界。必相供養，更索餘願。』

「薩陀波崙言：『汝若於此無力，汝必見供養，令我是身平復如故。』

「是時，薩陀波崙身即平復，無有瘡瘢，如本不異。釋提桓因與其願已，忽然不現。

「爾時，長者女語薩陀波崙菩薩言：『善男子！來到我舍，有所須者，從我父母索之，盡當相與。我亦當辭我父母，與諸侍女，共往供養曇無竭菩薩，為求法故。』

「即時，薩陀波崙菩薩與長者女俱到其舍，在門外住。長者女入白父母：『與我眾妙花香及諸瓔珞、塗香、燒香、幡蓋、衣服、金、銀、琉璃、頗梨、真珠、珊瑚、虎珀及諸伎樂供養之具；亦聽我身及五百侍女先所給使，共薩陀波崙菩薩到曇無竭菩薩所，為供養般若波羅蜜故。曇無竭菩薩當為我等說法，我當如說行，當得諸佛法。』

「女父母語女言：『薩陀波崙菩薩是何等人？』

「女言：『是人今在門外。是善男子以深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欲度一切眾生無量生死苦。是善男子為法故，自賣其身，供養般若波羅蜜——般若波羅蜜名菩薩所學道。為供養般若波羅蜜及供養曇無竭菩薩故，在市肆上高聲唱言：「誰須人？誰須人？誰欲買人？」賣身不售，在一面立，憂愁啼哭。是時，釋提桓因化作婆羅門來、欲試之，問言：「善男子！何以憂愁啼哭，一面立？」答言：「婆羅門！我欲賣身，為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菩薩摩訶薩故，而我薄福，賣身不售。」婆羅門語是善男子：「我不須人，我欲祠天，當用人心、人血、人髓，汝能賣不？」是時，是善男子不復憂愁，其心和悅，語是婆羅門言：「汝之所須，我盡相與。」婆羅門言：「汝須何價？」答言：「隨汝意與我。」即時，是善男子右手執利刀，刺左臂出血，割右髀肉，復欲破骨出髓。我在閣上，遙見是事；我爾時作是念：「是人何故困苦其身？我當往問。」我即下閣往問：「善男子！汝何因緣故自困苦其身？」是善男子答我言：「姊！我為法故，欲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菩薩說法者。我貧窮無所有，無金、銀、琉璃、車磲、馬碼、珊瑚、虎珀、玻梨、真珠、花香、伎樂。姊！我為供養法故，自賣其身。今得買者，須人心、人血、人髓。我用是價，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菩薩說法者。」我問是善男子：「汝今自出身心、血、髓，欲供養曇無竭菩薩，得何功德？」是善男子言：「曇無竭菩薩當為我說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，此是菩薩所應學、菩薩所應作、菩薩所應住、菩薩所行道。我當學是道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一切眾生作依止。我當得金色身、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、大光、無量明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，四無所畏、四無礙智，佛十力、十八不共法，六神通，不可思議清淨戒、禪定、智慧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於諸法中得無礙一切知見；以無上法寶分布與一切眾生。如是等微妙大法，我當從彼得之。」我聞是微妙不可思議諸佛功德，聞其大願，我心歡喜，作是念：「是清淨、微妙、甚大、希有！乃至如是為一一法故，應捨如恒河沙等身。今善男子為法能受苦行難事，所謂不惜身命；我多有妙寶，云何不生願，勤求如是法，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菩薩？」我如是思惟已，語薩陀波崙菩薩：「汝善男子！莫困苦其身，我當白我父母，多與汝金、銀、琉璃、車磲、馬瑙、珊瑚、虎珀、頗梨、真珠、花香、瓔珞、塗香、末香、衣服、旛蓋及諸伎樂，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菩薩說法者。我亦求父母，與諸侍女，共汝俱去供養曇無竭菩薩說法者，共汝植諸善根，為得如是等微妙清淨法，如汝所說。」

「『父母今聽我并五百侍女先所給者，亦聽我持眾妙花香、瓔珞、塗香、末香、衣服、幡蓋、伎樂、金、銀、琉璃供養之具，與薩陀波崙菩薩共去，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

菩薩說法者，為得如是等清淨微妙諸佛法故。』

「爾時，父母報女言：『汝所讚者，希有難及！說是善男子為法精進，大樂法相，及是諸佛法不可思議，一切世間最為第一，一切眾生歡喜因緣。是善男子為是法故大莊嚴，我等聽汝往見曇無竭菩薩，親近供養。汝發大心，為得諸佛法故如是精進，我等云何當不隨喜？』

「是女為供養曇無竭菩薩故，得蒙聽許，報父母言：『我等亦隨是心歡喜，我終不斷人善法因緣。』

「是時，長者女莊嚴七寶車五百乘、身及侍女、種種寶物供養之具，持種種水陸生華，及金、銀、寶華、眾色寶衣、好香、擣香、澤香、瓔珞，及眾味飲食，共薩陀波崙菩薩、五百侍女各載一車，恭敬圍繞，漸漸東去。見眾香城七寶莊嚴，七重圍繞；七寶之塹、七寶行樹，皆亦七重。其城縱廣十二由旬，豐樂安靜，甚可喜樂，人民熾盛。百千市里，街巷相當，端嚴如畫，橋津如地，寬博清淨。遙見眾香城，既入城中，見曇無竭菩薩坐高臺法座上，無量百千萬億眾恭敬圍繞說法。薩陀波崙菩薩見曇無竭菩薩時，心即歡喜，譬如比丘入第三禪，攝心安隱；見已，作是念：『我等儀不應載車趣曇無竭菩薩。』作是念已，下車步進。長者女并五百侍女皆亦下車。薩陀波崙菩薩與長者女及五百侍女，眾寶莊嚴，圍繞恭敬，俱到曇無竭菩薩所。

「爾時，曇無竭菩薩摩訶薩有七寶臺，赤牛頭栴檀以為莊嚴，真珠羅網以覆臺上，四角皆懸摩尼寶珠以為燈明，及四寶香鑪常燒名香，為供養般若波羅蜜故。其臺中有七寶大床、四寶小床，重敷其上；以黃金牒書《般若波羅蜜》，置小床上，種種幡蓋莊嚴垂覆其上。

「薩陀波崙菩薩及諸女人見是妙臺眾寶嚴飾，及見釋提桓因與無量百千萬諸天以天曼陀羅花、碎末栴檀、磨眾寶屑以散臺上，鼓天伎樂於虛空中娛樂此臺。爾時，薩陀波崙菩薩問釋提桓因：『憍尸迦！何因緣故，與無量百千萬諸天以天曼陀羅花、碎末栴檀、磨眾寶屑以散臺上，鼓天伎樂於虛空中娛樂此臺？』

「釋提桓因答言：『汝善男子不知耶？此是《摩訶般若波羅蜜》，是諸菩薩摩訶薩母，能生諸佛、攝持菩薩。菩薩學是般若波羅蜜，成就一切功德，得諸佛法、一切種智。』

「是時，薩陀波崙菩薩即歡喜悅樂，問釋提桓因：『憍尸迦！般若波羅蜜，諸菩薩摩訶薩母，能生諸佛、攝持菩薩。菩薩學是般若波羅蜜，成就一切功德，得諸佛法、一切種智，今在何處？』

「釋提桓因言：『善男子！是臺中有七寶大床，四寶小床重敷其上；以黃金牒書《般若波羅蜜》，置小床上。曇無竭菩薩以七寶印印之，我等不能得開以示汝。』

「是時，薩陀波崙與長者女及五百侍女取供養具——華香、瓔珞、幡蓋分作二分：一分供養《般若波羅蜜》，一分供養法座上曇無竭菩薩。

「爾時，薩陀波崙菩薩與五百女人持華香、瓔珞、幡蓋、伎樂及諸珍寶，供養般若波羅蜜已，然後到曇無竭菩薩所。到已，見曇無竭菩薩在法座上坐，以諸華香、瓔珞、擣香、澤香、金、銀、寶華、幡蓋、寶衣散其曇無竭菩薩上，為法故供養。是時，諸華香、寶衣於曇無竭菩薩上虛空中化成華臺；碎末栴檀、寶屑、金、銀、寶華化成寶帳；寶帳之上，所散種種寶衣化為寶蓋，寶蓋四邊垂諸寶幡。薩陀波崙及諸女人見曇無竭菩薩所作變化，皆大歡喜，作是念：『未曾有也！曇無竭大師神德乃爾！行菩薩道時，神通力尚能如是，何況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！』是時，長者女及五百女人清淨信心敬重曇無竭菩薩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作是願言：『如曇無竭菩薩得菩薩諸深法，如曇無竭菩薩供養般若波羅蜜，如曇無竭菩薩於大眾中演說顯示般若波羅蜜義，如曇無竭菩薩得般若波羅蜜、方便力、成就神通、於菩薩事中得自在，我等亦當如是。』

「是時，薩陀波崙菩薩及五百女人，華香、寶物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菩薩已，頭面禮曇無竭菩薩，合掌恭敬，一面立。一面立已，白曇無竭菩薩言：

「『我本求般若波羅蜜時，於空閑林中，聞空中聲言：「善男子！汝從是東行，當得聞般若波羅蜜。」我受是語東行，東行不久，作是念：「我何不問空中聲：『我當何處去？去是遠近？當從誰聞？』」我是時大憂愁啼哭，於是處住七日七夜，憂愁故，乃至不念飲食，但念：「我何時當得聞般若波羅蜜？」我如是憂愁，一心念般若波羅蜜多，見佛身在虛空中，語我言：「善男子！汝大欲、大精進心莫放捨！以是大欲、大精進心，從是東行，去是五百由旬，有城名眾香，是中有菩薩摩訶薩名曇無竭，從是人所，當得聞般若波羅蜜。是菩薩世世是汝善知識，常守護汝。」我從佛受教誨已，便東行，更無餘心，但念：「我何時當見曇無竭菩薩，為我說般若波羅蜜？」我爾時中道住，於一切法中得無礙知見、得觀諸法性等諸三昧現在前；住是三昧已，見十方無量阿僧祇諸佛說是

般若波羅蜜。諸佛讚我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我本求般若波羅蜜時，得諸三昧，亦如汝今日。得是諸三昧已，遍得諸佛法。」諸佛為我廣說法要，安慰我已，忽然不現。我從三昧起，作是念：「諸佛從何處來？去至何所？」我不見諸佛故大愁憂，復作是念：「曇無竭菩薩供養先佛、植諸善根、久行般若波羅蜜、善知方便力，於菩薩道中得自在，是我善知識，守護我。我當問曇無竭菩薩是事：『諸佛從何所來？去至何所？』」

「『我今問大師：「是諸佛何處來、去至何處？」大師！當為我說諸佛所從來、所至處，令我得知；知已，亦常不離見諸佛！』」

【論】

釋曰：

薩陀波崙渴仰欲聞般若故，見十方諸佛為大眾說法，其心歡喜、其意得滿。

諸佛以其信力堅固、精進難動故，安慰其心，讚言：「善哉！我本初行菩薩道求般若時，亦如汝今。汝莫憂愁自謂福薄！」

爾時，薩陀波崙大得諸三昧力，其心深著；是故諸佛為說求諸三昧性，不見實體，亦不見入三昧、出三昧者，眾生空、法空故。

諸佛為略說般若波羅蜜相：「不念有是法，所謂一切法無相故不可念著。我等住是無所念法中，能具足六波羅蜜；具足六波羅蜜故，得佛金色身。」如經中說。諸佛教化利喜，安慰其心。

問曰：

上化佛已為說「曇無竭是汝世世善知識」，今何以復問「何等是我善知識」？

答曰：

以佛勅於善知識中倍應恭敬愛念故。又以欲於十方佛所聞曇無竭功德，欲自令信心堅固不疑故問。

十方佛答，如經中說。薩陀波崙是曇無竭所度因緣人故，諸佛佐助示導。或有諸菩薩佐助佛所應度者，令至佛所。

問曰：

上聞虛空聲不問故，七日啼哭；今不見十方佛，何以不大憂愁、更求見佛，但欲於曇無竭所問諸佛去來事？

答曰：

薩陀波崙先時但有肉眼，未得三昧，以深心信著善法故，大啼哭；今得諸三昧力，又見十方佛，諸煩惱微薄，著心已離故，但一心念：「我當何時見曇無竭？」

問曰：

若薩陀波崙得是三昧力，何以不還入三昧，問十方諸佛從何所來、去至何所，而欲見問曇無竭？

答曰：

十方佛上以種種因緣讚「曇無竭世世是汝師」，是故欲問。

是時，薩陀波崙念曇無竭菩薩，是我先世因緣，是故生恭敬、尊重心。以有大功德故尊重，是先世因緣故恭敬愛樂。

問曰：

先說「薩陀波崙不大著世間事，深愛般若波羅蜜故，愁憂啼哭」；今何以自鄙貧窮，無以供養？但以好心隨師意，則是法供養，何用華香為？

答曰：

法供養雖上，而世間眾生見遠來求法而空無所有，則不發喜心；以世法故，求供養具。

復次，五波羅蜜為助般若波羅蜜法，助法中檀波羅蜜為首。薩陀波崙思惟：「我得尊重福田曇無竭菩薩，當以助道法根本供養。」亦欲為起發眾人：「薩陀波崙是智人、善人，貧窮而能供養，何況我等！」

復次，諸善法行時、思惟時，其味各異；薩陀波崙欲行布施味，是故求供養具。

問曰：

薩陀波崙是大菩薩，能見十方佛，又得諸深三昧，何以貧窮？

答曰：

有人言：此人捨家求佛道，雖生富家，道里懸遠，一身獨去，不齎財物。

有人言：雖是大人，宿世小罪因緣故，生貧窮家。有雖是小人，先世少行布施因緣故，生大富家。如蘇陀夷、尼陀等，是諸天所供養人，而生小家。貧有二種：一者、財貧，二者、功德法貧。功德法貧，最大可恥！財貧，好人亦有；法貧，好人所無。無有華香者，無有上妙寶華，又以少故言無。

我若空往，師雖不須，我心不得大喜，是故欲賣身。

問曰：

若賣身與他，誰買此物往供養師？

答曰：

捨身即是大供養，去住無在。

有人言：是人賣身取財，因人供養，我為供養故，賣身為奴。

又人言：爾時世好，人皆知法，雖自賣身，主必能聽供養而還。

復次，是人發深心，欲行檀波羅蜜，為供養法及法師，而無外物，唯有己身，是故賣是內物。於外、內物中，內施為重，惜之深故。是故欲不破布施願故，賣身供養。

此中自說不悔因緣：「我世世喪身無數，未曾為清淨法故，今為供養說法者故喪是身，大得法利。」

薩陀波崙定心，斷貪惜身意，於道中入一大城——欲得賣買如意故，入此大城。一心欲賣身，除羞愧、破憍慢故，唱言：「誰須人？」

問曰：

魔何以欲破其意？

答曰：

魔常為諸佛、菩薩怨家，故欲來破。

復次，諸小菩薩未得諸法實相，魔及惡人能壞；若得無生法忍、住諸菩薩神通力，無能破者。如小樹栽，小兒能破；大，不可破。

復次，此中自說魔破因緣，所謂「是薩陀波崙愛法故，自賣身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法盛菩薩，當得正聞般若波羅蜜」，如經中廣說。

問曰：

若魔欲壞薩陀波崙，先來聞空中聲及見十方佛時，何以不壞？今方隱蔽諸婆羅門、居士，令不聞其聲？

答曰：

薩陀波崙先心未定，惜身未盡；見十方佛已，得諸三昧，其心乃定。今定心相現，是故

魔驚。若菩薩心未定，未能動魔；若大菩薩其心已定，魔亦不來。薩陀波崙今欲定心出魔境界，是故魔來。譬如負債人，未欲遠去，債主不遮；欲出他界，則不聽去。

問曰：

魔有大力，何以不殺此菩薩，而但破壞？

答曰：

魔本不嫉其壽命，但憎其作佛心，是故欲壞。又復諸天神法，人無重罪，不得妄殺，但得壞亂恐怖。若神無此法，則人無活者，是故不殺。

婆羅門性中生，受戒故，名婆羅門；除此，通名居士。居士，真是居舍之士，非四姓中居士。

除一長者女者，以其為佛道世世集功德故，魔不能蔽。

復有人言：是薩陀波崙不應死故，令一女人聞。

有人言：是曇無竭菩薩神通力故，令長者女得聞。

如是三唱，無人買者，便大愁憂。

問曰：

薩陀波崙既不惜身，雖無人買，亦不應愁！

答曰：

既發大心，不滿其願，是故大愁。

釋提桓因作是念：「薩陀波崙欲賣其身，無有買者。」如經中廣說。

問曰：

釋提桓因報得知他心，應知薩陀波崙心已決定，今何以來試？

答曰：

諸天但知世間人心，作佛、不作佛心，非其所知。除佛，無有能知其為佛道故與授記。

復次，釋提桓因欲多所引導故來試之，令聞見者，皆發心求佛。

又如金銀等諸寶，不以輕賤故燒鍛磨打；菩薩亦如是，若能割肉出血、破骨出髓，其心不動，是正定菩薩。是故天帝來試。

問曰：

帝釋是大天王，何以妄語作是言「我欲祠天，須人心、血、髓」？

答曰：

若以慳貪、瞋恚煩惱欲求自利故妄語，是故為罪。帝釋若作實身、實語，菩薩則不信；是故如其國法，天祠所須，為其信受故。

是時，薩陀波崙信其語而大歡喜：「我得大利！」

大利者，阿鞞跋致地；第一利者，是佛道。

大利者，五波羅蜜；第一利者，般若波羅蜜。

大利者，般若波羅蜜；第一利者，般若波羅蜜方便力。大利者，菩薩初地；第一利者，十地。

大利者，從初地乃至十地；第一利者，第十地。大利者，菩薩地；第一利者，佛地。

如是等分別。

雖未具足，已住具足因緣，故言「便為具足」。

問曰：

若釋提桓因化身來，何以言「汝須何等價」？

答曰：

知其欲供養曇無竭菩薩，滿其願故。又復釋提桓因苦困薩陀波崙，畏其所索者大，是故言「須何等價」。

隨汝意與我者，言：「於汝不大貪惜、不致悔恨者與我。」

薩陀波崙無力勢故，不能得使旃陀羅，故自捉刀；婆羅門亦畏罪故不能破，是以自執刀破身。

問曰：

若長者女聞聲，何以不來問：「汝何以自賣身耶」？

答曰：

但空言賣身事輕，破身出心髓事重故，長者女發心。

長者女住在閣上，見是人自割刺，作是念：「一切眾生皆求樂畏苦、貪愛其身；薩陀波崙而自割刺，是為希有！」又以先世福德因緣所牽故，即往到其所而問。

薩陀波崙答：「欲供養曇無竭菩薩。」

復問：「得何等利？」

答言：「般若波羅蜜名菩薩所學，當從彼聞；我學是道，當得作佛，與一切眾生作依止。」譬如厚葉樹多所蔭覆；又如熱時曠野險道清涼大池。為說佛功德現事可以發心者，所謂金色身、三十二相，大光、無量光。大光，為閻浮提惡世眾生，諸佛真實光明無有限量。大慈乃至六神通義，如先說。不可思議清淨戒、禪定、智慧，如佛戒等五眾中說。於諸法中得一切無礙知見者，諸佛有無礙解脫，是解脫相應知見，一切法中無所礙。知、見分別，如先說。

薩陀波崙言：「我得如是無量佛功德，以無上法寶，分布與一切眾生。」

無上寶者，有人言：三寶中法寶。

有人言：一切八萬四千法眾是為法寶，得是故，除諸煩惱、滅諸戲論，得脫一切苦。

有人言：無上法寶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更無過上者故。

有人言：涅槃是無上法寶。何以故？一切有為法皆有上。如《阿毘曇》言：「一切有為法及虛空、非數緣盡，名為有上法；數緣盡是無上法。」數緣盡即是涅槃之別名。

有人言：涅槃道雖是有為，以其為涅槃故，於有為法中為無上。

如是等法寶，分布為三乘與眾生。

如是等無量佛法，當從師得，是故我捨是老、病、死所住處不淨臭穢之身，為供養般若波羅蜜故，當得佛身。金色等，如先說。

長者女世世供養諸佛種善根，智慧明利，聞是法其心深入，大得法喜，乃至心驚毛豎；語薩陀波崙言：「甚為希有！汝所讚法大微妙！為是一一法故，應捨如恒河沙等身，何況一身！」

長者女不知何因緣故困苦其身，而怜愍之，心謂不可；今聞是無量無邊無比清淨佛法，以是因緣可得故大歡喜，是故說：「為是法故，應捨如恒河沙身。」

女言：「汝以貧故自苦困其身，於今可止；恣汝所須，當以相與，我亦隨汝而求是道。」

問曰：

是菩薩既自割截身體，云何能與長者女多說佛法？

答曰：

是菩薩心力大，雖有身苦不能覆心。是菩薩始以刀割肉流血，方欲破骨出髓，而長者女來，未大悶故，能得說法。

釋提桓因知其心定，試之而已，故無所言，即復本身，讚言「善哉！汝心堅受是事」者，帝釋意：如汝今生死肉身，未得佛道，能如是不惜身，汝不久當於一切法中得無所著，住無生法忍中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以過去佛為證，如是等種種因緣，安慰其心。「我是天王，愛樂佛道，故來相試，欲知汝心堅軟云何？欲令汝信故，言須人心髓祠天，實不須也。汝願何等？當以相與。汝是好人，為是佛種，當相擁護。」

薩陀波崙直信心善軟，深著佛道故，不分別眾生，聞帝釋語，便言：「與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！」

帝釋言：「此非我力所能辦，是佛境界。」

復次，有人言：「帝釋大苦困薩陀波崙，今以此語謝之。帝釋意謂求金銀寶物，不知乃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既不能與，愧負而已！」

復更語言：「必相供養，更索餘願。」帝釋語意：我既大相苦困，不得直爾而去，要相供養。

薩陀波崙雖不惜身，欲以此身供養曇無竭，聞般若波羅蜜；是故語言：「若汝無此力，令我身體平復如故。」

帝釋言：「如汝所言。」瘡即平滿，與本無異。

問曰：

先已割肉，云何令得平滿？

答曰：

佛說有五不可思議。龍事所作，尚不可思議，何況天！又虛空中微塵充滿，帝釋福德生心，便能和合平滿。如諸天及地獄中身，非是三生身，罪福因緣故，和合便有。

是時，帝釋知其心堅，與願已，即時滅去。

爾時，薩陀波崙宿世微罪已畢、福德明盛，是故長者女將歸，「有所須者，從我父母索之」，如經中廣說。

問曰：

是女先言「汝所須物，盡從我索之」，今何以言「從我父母索」？

答曰：

今既將歸到舍，以薩陀波崙目見入舍從父母得之，愧不稱前言，是故先自說：「從我父母索之。」又女雖力能得寶，以子女法故，從父母索之。

女既入舍，如先所許，從父母索與。

其國無有佛法，是故問女：「阿誰是薩陀波崙菩薩？」女如所見、如所聞，盡向父母說薩陀波崙事。

「今父母當聽我與薩陀波崙菩薩俱，及五百侍女，并供養具，供養曇無竭菩薩。」

父母聞其言，即聽如汝意。

問曰：

長者貴而有力，云何先不識薩陀波崙？聞其功德故，便能令女及其眷屬、寶物，與之俱去？

答曰：

長者亦植德本，以少因緣故生無佛國；暫聞佛德，發其宿識，心即開悟，故能發遣。譬如蓮花，生長具足，見日開敷。

父母知女心淳熟，無不淨行，持操不妄，不樂世樂，但求法利；知其心至，不可制止，若違其意，恐其自害。思惟籌量已，既全其意，自得功德，歡喜令去。世間因緣，深著難解，愛之至故，尚不能違，何況為佛道故其心清淨無所染著而不聽之！

女以父母為法見聽，不惜寶物，亦以隨喜心，為之歡喜。

爾時，眾心既定，莊嚴七寶之車，與大眾圍遶，稍稍東行。

是時，五百女親屬及城中眾人，見是希有難及之事，皆亦隨去。人眾既集，歡悅共行，渴仰眾香城，如渴者思飲。漸漸進路，遙見眾香城，乃至與長者女及五百女人，恭敬圍遶，欲往曇無竭所。

問曰：

曇無竭是大菩薩，得聞持等諸陀羅尼；般若波羅蜜義，已自通利、憶持，何用七寶臺，書般若經卷，著中供養？

答曰：

雖有種種因緣，略說有二義：一者、眾生心行不同，或樂見經卷，或樂聞演說。二者、曇無竭身為白衣，現有家屬。鈍根眾生或作是念：「此有居家，必有染著，何能以畢竟清淨無著般若波羅蜜利益眾生？自未無著，何能以無著法教化？」是故書其經文，著七寶牒上，眾寶供養；諸天、龍、鬼神皆亦共來恭敬，供養花香、幡蓋，雨於七寶。眾生

見者，增益信根，則以此法示傳佛語，案文演教勸發。

一切寶臺莊嚴之具及薩陀波崙問釋提桓因，如經中說。七寶印印者，是曇無竭真實印，常自手執以印於經。

有人言：七寶印者，有求佛道七大神，是執金剛杵，常給曇無竭菩薩使守護經文，不令魔及魔民改更錯亂，為貴敬般若故。

有人但聞演說而發心者，有人見其莊嚴文字而歡喜發心者；是故莊嚴寶臺，用金牒書，七寶印印。

問曰：

臺上書寫般若，曇無竭菩薩口所演說般若，雖二處俱有，而書寫處不能益人，何以先至臺所？

答曰：

所書般若，入法寶中。佛寶次第有法寶故，應先供養；曇無竭一人故，僧寶所不攝，是故先供養法寶。

又曇無竭菩薩所說者雖是法，而眾生取人相故，多生著心；若見所書般若，不生人相，雖取餘相，著心少於著人生患，是故先供養經。

經法諸佛尚供養，何況曇無竭及薩陀波崙！曇無竭因般若波羅蜜故得供養，所因之本，何得不先供養？是故分所供養具為二分。

問曰：

曇無竭有六萬婇女、五欲、宮殿，云何能以所散花物化為花臺？

答曰：

有人言：諸佛神力，因薩陀波崙所供養物作此變化。

有人言：曇無竭是大菩薩法性生身，為度眾生故受五欲。如曇無竭菩薩名字義中說。

問曰：

菩薩法，先於眾生中起悲心，欲度眾生苦故，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今但見曇無竭神力威德，云何發心？

答曰：

發心有種種：有聞說法而發心者，有於眾生起慈悲而發心者，有見神通力、大威德而發心者，然後漸漸而生悲心，如《智印經》中說。

依愛而斷愛，依慢而斷慢。如人聞道法，愛著是法故，捨五欲出家。又有聞某甲得阿羅漢道，而生高心：「此人無勝我事，彼尚能爾，我何不能？」而生大精進，得阿羅漢道。

佛道中亦如是。長者女等及五百女人常深貪勢力自在樂，聞往古有人神力變化，寶物具足，人中受天樂；後見曇無竭、臺觀、宮殿，在大法座上坐，天人供養；又見所供養物於虛空中化成大臺，心即大喜，發難遭想，知皆從福德因緣可辦是事，是故皆發作佛心。

所聞發心者，行皆次第行。如《毘摩羅鞊經》中說：「愛、慢等諸煩惱，皆是佛道根本。」是故女人見是事已，生愛樂心，知以福德因緣可得是事，故皆發心。因是愛、慢，後得清淨好心，故言佛道根本，譬如蓮花生污泥。

發心已作願：「如曇無竭所為，我等亦當得是！」

時，薩陀波崙等頭面禮曇無竭菩薩。花、香等供養不貴故，先以供養；身貴重，故後禮拜。禮拜已，說本求般若因緣。如經中說：「我本求般若時，聞空中聲，乃至我今問大師：『諸佛從何所來？去至何處？』」

問曰：

薩陀波崙得諸大三昧，所謂破無明、觀諸法性等，云何不知空而取佛相、深生愛著？

答曰：

若新發意菩薩雖能總相知諸法空、無相，於諸佛所深愛著故，不能解佛相畢竟空，雖知空而不能與空合。何以故？諸佛有無量無邊實功德，是菩薩利根故，深入、深著。若佛不為是菩薩說空者，是菩薩為愛佛故，能自滅親族，何況餘人！但以解空故無是事。

薩陀波崙深著諸佛故不能知，而問大師：「今為我說諸佛來去相，我見佛身無厭足故，常不離見諸佛。」

大智度論卷第九十八